

文艺随笔

曹雪芹曲笔绘七夕

彭根成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浓墨重彩地描绘了许多传统节日，而涉及七夕节时，却用了很多曲笔、闲笔。

在《红楼梦》里，最早出现和七夕有关的内容是在第十八回，元春省亲时点了四出戏：《豪宴》《乞巧》《仙缘》《离魂》。众所周知，七夕又叫乞巧节。《乞巧》出自《长生殿》第二十二折《密誓》，是讲唐明皇与杨贵妃七夕盟誓，感动了天上的牛郎织女。此戏很可能是作者用以影射贾元春的命运。

《红楼梦》第三十一回的回目叫“撕扇子作千金一笑因麒麟伏白首双星”，熟悉古典诗词的都知道，“双星”一般是指牛郎星和织女星，而七夕恰恰源自牛郎织女的传说。据红学家考证，这里的“白首双星”是指宝玉和湘云。

《红楼梦》在第四十回之后，七夕信息开始密集出现。在第四十回，薛姨妈行酒令，鸳鸯说：“当中‘二五’是杂七。”而薛姨妈说的是：“织女牛郎会七夕。”在第四十二回，王熙凤因

女儿有恙，让刘姥姥给女儿起名，刘姥姥问其生日，凤姐说是七月七，刘姥姥便给起名叫“巧姐”。《红楼梦》中人物的生日多与节日有关，元春是春节，黛玉、袭人是花朝节，探春是上巳节前一天，宝玉、宝琴等是芒种或端午前一天。在第五十回，宝钗等人做灯谜，宝玉则作诗谜道：“天上人间两渺茫，琅玕节过谨提防。莺音鹤信须凝睇，好比啼嘘答上苍。”谜底一般认为是风琴，诗里说得明白，风琴本是春天才放，至琅玕节后多雨，一定要收藏好。对于琅玕节，历来众说纷纭，有说法认为其是道教的七夕节。

第七十六回凹晶馆联诗，黛玉说：“犯斗邀牛女。”湘云对：“乘槎访帝孙。”牛女指牛郎星，织女星，帝孙又名天孙，指织女星。既有牛女，又道帝孙，属联诗所忌，因而黛玉说：“对句不好，合掌。”

第七十八回贾宝玉撰《芙蓉女儿诔》祭奠晴雯，有一联曰：“楼空支鸟鹊，徒悬七夕之针；带断鸳鸯，谁续五丝之缕？”这里除提到七夕，还提到了鹊和针。鹊指搭鹊桥的喜鹊，针是女红工具，而织女是女红专家，所以，古时七夕，女子要穿针乞巧。

为何《红楼梦》中，曹雪芹描绘七夕节用了这么多的曲笔、闲笔呢？凤姐说巧姐生日的闲话似乎泄露了天机：“正是养的日子不好呢：可巧是七月初七日。”古人认为，“七”不吉利，跟死亡有关。办丧事讲头七，是说死者魂魄死后的第七天回家。所以古人对七夕这个节日并不那么热衷，尤其是像贾府这样的贵族之家。而女子逢七就更加不吉利，因此，凤姐才有此说。刘姥姥虽是村中老妪，但世事洞明，说取名巧姐是“以毒攻毒，以火攻火”，一句话说到凤姐心坎里了。

了我，仿佛曾祖母为我所描绘的世界中，也曾出现过无数次这样的雨，它们和我童年里的雨滴到了一起，连成了一片绮丽的海洋。

雨的声音千万种，我独钟情于夜雨，它们绵绵密密，滴在屋瓦，滴在树梢，滴在窗台，像一首首轻柔的小夜曲，滴进了梦境的森林。

再后来读《红楼梦》，读到黛玉教香菱写诗，便陷入了对黛玉的无以复加的喜欢之中。读黛玉的《葬花词》《秋风秋雨夕》，听她与湘云的中秋联诗，听她说不喜欢李义山的诗，却独独喜欢那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或许雨打在残荷上的声音会稍逊于雨打在芭蕉叶上的声音，但那样一种情思应该是亘古不变的吧。于是我便开始试着去读唐诗，在唐诗中感受曾祖母没有描绘过的各种各样的雨声。

那个时候曾祖母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当我坐在那一堆柴火垛旁，却再也没有人会用她那样的嗓音在椰子树下给我讲故事了。虽然那一场每年七夕都会下的雨还是会如期而至，只是再也没有人会像曾祖母说的那样躲在芭蕉叶下听牛郎织女耳语了。乡村里的故事在曾祖母的绘声绘色下悠远绵长，曾祖母的年少也随着故事越拉越长。当她结束了她的所有时间，当我站在她的棺木前，我依然希望自己能再一次打开她的那个神奇的故事盒子。

现在，我们早已离开了乡村，住到了钢筋水泥的森林里，听雨在这个时代渐渐变成了一件极度奢侈的事情。每下一场雨，我所能听到的也只是雨落在窗台时的那种窸窣窣声。每年七夕，只要有雨，我就会想起曾祖母在庭院里摆起的长凳，凳子上放着一个空碗和一双筷子，七夕夜一过，凳子上的空碗里就会积聚起一定量的雨水。我知道这样的雨水还会经年累月地出现，可是那样一种清凉的感觉却早已在时光的流淌中不知去向了。

“芭蕉滴滴窗前雨。”老家屋后的芭蕉树已不在，芭蕉叶下听雨的美好已经慢慢变成了过去时。那一场七夕落下的雨，穿过唐诗，穿过宋词，穿过淋漓的梦境，抵达的是通向美好未来的心灵秘境。

七夕来临，想起唐代诗人李商隐的“岂能无意酬乌鹊，惟与蜘蛛乞巧丝”。若忽略此两句诗深意，不难发现蜘蛛在古代“七夕节”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和人类善于学习的智慧。

最早记载七夕的典籍、西汉刘歆史料笔记《西京杂记》中虽未见蜘蛛身影，却道出古代七夕的主题：“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之。”意思说，汉代少女常于农历七月七日晚上在开襟楼上，手执五色丝线和连续排列的七孔针对月穿针引线，当时人们纷纷效仿。而《汉书·杨雄传》里的金句“以为临川美鱼，不如归而结网”，即是鼓动时人向蜘蛛学习织网技术。到魏晋南北朝时的七夕，人们跟蜘蛛学织术不再遮遮掩掩，南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谓：“是夕，人家妇女结彩楼，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钗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记录了唐朝皇宫七夕盛况：“宫中以锦结成楼殿……陈以瓜果酒炙，设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嫔妃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候。动清商之曲，宴乐达旦。士民之家皆效之。”惜墨如金的孟元老在史料笔记《东京梦华录》中用了500多字纪录北宋七夕习俗，也只字未提“牛郎织女”。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二“城东内外”谓：“七月七日之午，丢巧针。妇女曝盎水日中，顷之，水膜生面，绣针投之则浮。则看水底针影，有成云物、花头、鸟兽者，有成鞋及剪刀、水茄影者，谓乞得巧。”由此可见，西汉至明代的“七夕”，依然是美女唱主角、乞取“心灵手巧”为重点，对爱情虽有关注，却不显眼，更多地表现为对工匠精神的憧憬与追求。

其实，先民很早就注意并发现蜘蛛结网技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

乞巧丝

——赵柒斤

惟与蜘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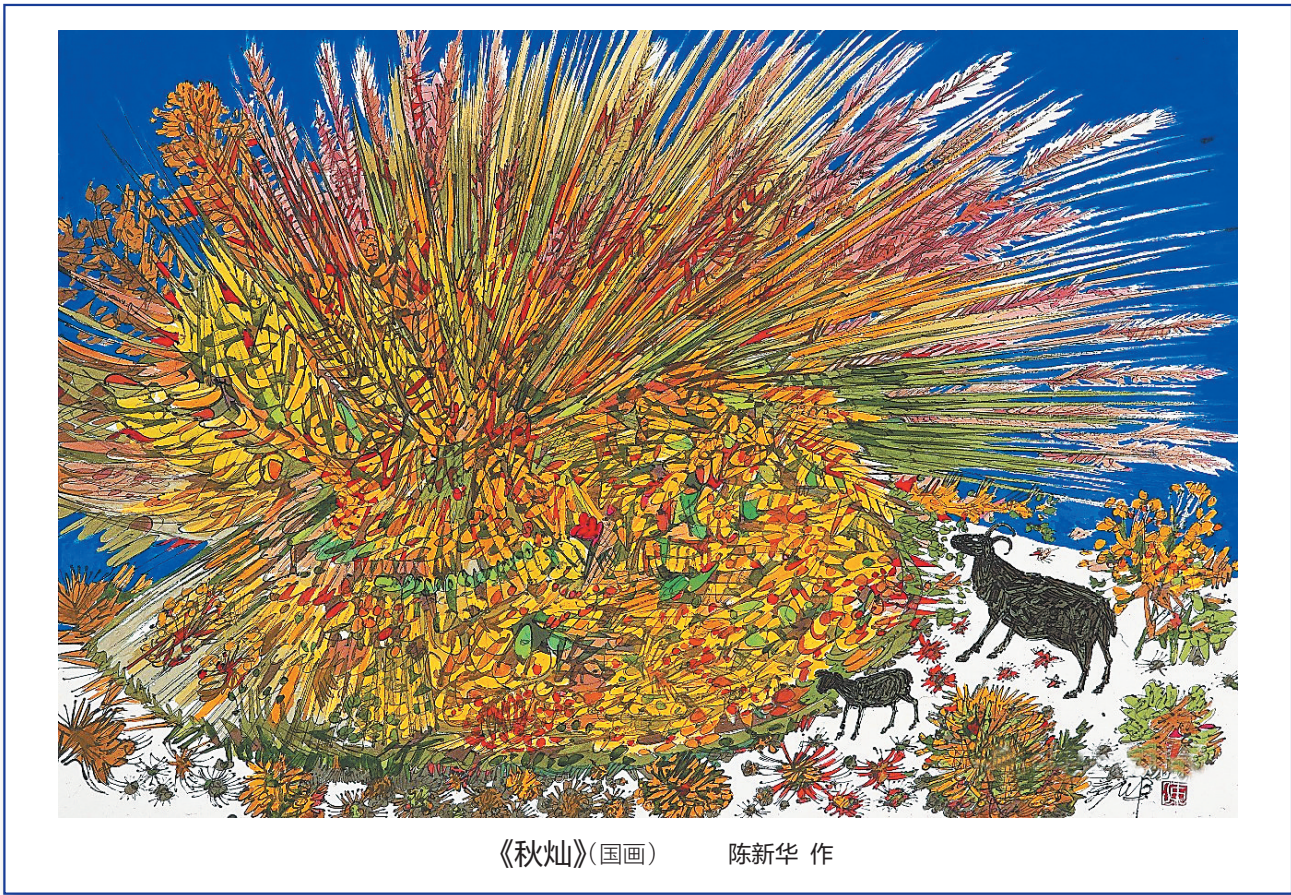
·幽风·东山》记述周武王弟弟周公姬公元前11世纪东征灭商3年而还故事就提到了蜘蛛擅织：“我祖东山，惓惓不归……伊威在室，蠨蛸在户……”当时，这种擅织网的蜘蛛名叫“蠨蛸”。宋代文学家洪迈《容斋二笔》“蜘蛛结丝”条引用《佛经》中“蠢动含灵，皆有佛性”和《庄子》里“惟虫能虫，惟虫能天”，解释人们向蜘蛛学织理由说，昆虫虽十分微小，但是却和天机有所关联，它们体型精巧行动灵活，有着人类智慧和技能所无法达到的地方。“蚕之作茧，蜘蛛之结网，蜂之累房，燕之营巢，蚁之筑垆，螟蛉之祝子之类是已。”虽然如此，也有各自的幸运和不幸存在其中，“蛛之结网也，布丝引经，捷急上下，其始为甚难。”但到蜘蛛改织经纬线时，“转盼可就”，且疏松密集很有分寸，“未尝不齐”。如果蜘蛛将网织于门槛和花草树木、竹林之间的，“则不终日”。只有织在闲置无用的房子或断壁残垣之间，“人迹罕至，乃可久而享其安”。这说明，蜘蛛不仅织技高超，智商也很高，似乎就是上天安排给人类针织的导师。

由此，蜘蛛也受到古代文人骚客的

追捧。南梁简文帝留下“蜘蛛作丝满帐中，芳草结叶当行路”的诗句，唐代诗人宋之问吟出了“停梭借蟋蟀，留巧付蜘蛛”的赞语，宋代书法家黄庭坚写下了“曲肱清檐底，结网看蜘蛛”的点赞，就连清代名臣林则徐也对蜘蛛青睐有加：“只合学隐随蜘蛛，巨星在此吾不图。”不过，北宋布衣诗人杨朴的“年年乞与人间巧，不道人间巧已多”常令人反思。

生于921年的河南郑州人杨朴，字契元，终生隐居农村，不愿为官，78岁病逝。他创作一卷《东里集》和一卷《杨朴诗》均佚，北京大学出版社《全宋诗》录存其诗仅6首。杨朴的《七夕诗》具体创作年代不详，但这首诗别出心裁、见解独特。全诗仅四句，前两句识问：“未会牵牛意若何，须邀织女弄金梭。”意思说，弄不懂牛郎怎么想的、打的什么主意，非得邀请天上的仙女来织漫天锦绣云霞？诗人用一个“须”字，表达了对此事的质疑，也为后两句诗引发奇论作出有力铺垫：“年年乞与人间巧，不道人间巧已多。”每年人们都在七月七日晚上向天上织女乞求刺绣、纺织等智巧，但实际上人间的“智巧”已很多了。诗人并非贬损生存、生活之技巧，而是拐了一个弯，痛斥尔虞我诈用于人的“智巧”。杨朴赋予“乞巧”之“巧”新含义，出人预料地拓宽了诗思领域，使该诗具有横空出世、奇崛诡辩之美……

我总觉得，杨朴的“不道人间巧已多”跟李商隐的“惟与蜘蛛乞巧丝”有异曲同工之妙，即不要把向蜘蛛学来的智慧用歪、不要忘了乌鸦搭桥之功。也给我们带来一些启迪，现如今互联网及智能技术的高速发展，得益于祖国的强大和科技发展，不能把互联网及智能技术用于坑蒙拐骗等违法行为和用于庸俗化的“饭圈”“人设”“流量”“带货”等。



《秋灿》(国画) 陈新华 作

风物志

芭蕉叶下听雨

颜小烟

有一个会讲故事的曾祖母，这应该是我小时候最幸福的事了。记忆里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是守在曾祖母的柴火垛旁度过的。每天一放学回来，我就立刻搬一个小板凳到曾祖母的柴火垛旁，一边看她劈柴火，一边听她讲故事。任何故事只要经过曾祖母的加工，就会变得异常精彩。

最难以忘记的是牛郎和织女的故事，曾祖母说每年七夕的晚上都会下一场雨，那是牛郎和织女因重逢而留下的相思之泪。那个夜晚他们还会说上一个晚上悄悄话，如果你躲在芭蕉叶底下偷听，就能听清他们所有的谈话内容。

我对曾祖母的说法深信不疑，但我知道偷听是一种不光明的行为，所以我只能躺在床上，静静地听雨打芭蕉的声音，滴滴答答，直到天明。曾祖母用她温柔的嗓音为我打开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那里住着善良、慈悲、美好、神奇和幻想。在那个世界里，我能看到祝英台义无反顾地跳进梁山伯的坟墓里，还能看到他们化成翩跹飞舞的蝴蝶，往更高更远的天空飞去……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深深地迷恋上了雨打芭蕉的声音，它仿佛象征着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情语，从深夜说到天明。后来读宋词，读到“有谁知我此时情，枕前泪共阶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读到“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更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读到“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读到“萧萧疏雨滴梧桐。人在绮窗中。”……那些文字一下子击中

诗路花语

海湾，夕光诗韵(外一首)

倪俊宇

飞掠的海鸥鸣声是诺言
撩拨暮色愈加苍茫
而夕光，镀亮银片的惊艳
海湾波荡，变幻出
印象派的炫彩画风

看桅灯闪动，点亮
唱晚渔歌的音符
网缆和浮标静待在舷边
正构思着逐浪耕海的情节
有谁倾听，船对滩在抒怀
在诠释一种生活的哲理

追着潮声，几行脚印
在滩涂上写下文字
感谢大海的多情与慷慨
躬身或创泥，都会
捡拾到惊叫和笑语

一片蓝，摇曳涛音的
情韵。浪痕微漾
一次次涂抹半滩彩釉
此刻，椰风捎来咸味的吟咏
在多变的彩色里，你是否
泗化在朦胧的诗意中？

◎海岛上，小小菜地

一色沃土，凝着
故乡的深情，一包菜籽
捎回乡亲的叮咛
探家归队的三沙战士
在岛礁上，铺层层希望
撒一把把殷殷的心愿

烈日下的呵护，让菜苗
感受到浓浓春意
每片绿叶，深知滴水的不易
你看，它们便捧出
潇湘的红、岭南的翠
巴山蜀水的热辣
闽南桂西的香甜……

在海风与绿叶之间
战士们看到了乡亲的微笑
在海岛的小小菜地
战士们看到了祖国大地上
深情招手的袅袅炊烟

草木之心

王谨宇

一边收集鸟鸣
一边收集阳光
这座自然庙宇里
清幽是庇护它的终生香火

我们与众多植物一样
静穆，虔诚
又带着初始的善良

有风吹过
睡梦中的生灵，一一焕发神性

在山中，我们心怀草木之心
仿佛逃脱世俗烟火
已是多年

山寨

徐永清

路过的人
用脚步抚摸路上坚硬的小石头
人生寂寞
潮湿的弄堂里记忆在空气里飘动
回家的人没有回家
一群老人
坐在一棵很老很老的榕树下
静看山那头的太阳
静听石桥下的岁月缓缓流过
她们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老去
山寨在树木间若隐若现
像一位性格内向的村姑
我只是一名驻足停留的游客
石板路蜿蜒通向田野
那里有小鸟飞向天空
我和相遇的行人用眼神打招呼
就像风中摇曳的竹叶
偶然打下一缕阳光
我知道
这是清晨
我们都是陌生的过客

